

三國志 蜀志

卷一之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72)	
函號	別	10 1



蜀志卷一

淺草文庫

晉陳壽撰

二牧

劉焉

劉璋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

守宗正太常為觀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
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
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
即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
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歛
煩擾謔言遠聞儉郤正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
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
當收儉治罪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
州劉表為荆州賈琮為冀州虞等皆海內
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牧伯各以本秩居任
舊典傳車參駕施赤為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舉
起孫堅殺荆州刺史王獻然後劉表為荆州不與焉同
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畧加以賞賜勃焉

為益州刺史前刺史劉儁郤儉皆貪殘放濫取受狼籍
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
漏露使癘疽決潰為國生梗焉受扶亦求為蜀郡西部
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仕荆州東界
屬國都尉及太舍令會巴西趙韙葉官俱隨焉陳壽益
傳曰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
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
弟自遠而來永祿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
策問得失左為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遂於長安
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許公車三徵再舉
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
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
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
謀其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
器重求為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
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議益部少雙
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
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
是時涼州逾賊馬相趙祗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習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攝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烈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為蜀中長子福親犍為楊

犍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為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

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前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荆州牧劉表表上焉有

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為左中郎將誕

治書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曰為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惟小子別部司

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典畧曰時璋為奉車

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還特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

及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

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

英雄記曰範從長安亡之

營從焉求兵馬使校尉孫議郎河南龐義與焉通家乃

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

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災興平元年癘疽發

背而卒州大吏趙躡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史

詔書因以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躡為征東中郎將

率眾擊劉表

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為刺史會長安拜

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荆州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

母及弟遂為讐敵璋累遣龐義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

在巴西故以義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

英雄記曰龐義與璋有舊又免

義為巴西太守遂專權勢後義與璋情好搆隙趙躡

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

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

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

禁政令多關益州頗怨趙躡素得人心璋委任之躡因

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

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躡躡入成都城守東州

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躡

於江州躡將龐樂李冀反殺躡軍斬躡漢獻帝春秋

曰漢朝聞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夏為益州刺史徵

璋為卿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

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

臣

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曹公曹公
 拜肅為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
 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
 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
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
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
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
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
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
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厭其慶夫然故能有其
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
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因說璋
 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
 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

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
 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
 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
 從事廣漢王累白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
 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
 也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
 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
 討張魯然後分別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
 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

墊音徒

詣音

去成都三千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

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

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下淚遂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及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州及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吳為御史中丞吳書云闡一名緯為人恭恪輕財初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于家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定蜀羲為左將軍司馬璋特從羲啓留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之

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

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

丙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今東人呼母為負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亦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

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與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已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蓋陳

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
情貳為謀不忠罪之次也

蜀志卷一

傳

九

蜀志卷一終

蜀志卷三

晉陳壽撰

先主 劉備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
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
金失侯因家焉典畧曰備本臨
邑侯枝屬也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
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蜀志卷三

傳

一

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

曰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

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

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

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

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

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

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

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

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

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

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

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

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

尉典畧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

尉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從事遂

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督郵以公

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

頸著馬柳五葬棄官亡命典畧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

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

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

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

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獨

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

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

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為

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

英雄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冀師復

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眾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

為賊所破往奔中

郎將公孫瓚瓚表為別部司馬使為青州刺史田楷以

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

民劉平素輕先主耻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

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

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眾多歸焉袁

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

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

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畧得飢民數千人既

到謙以丹陽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

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

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不敢當下

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

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

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

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

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

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
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

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

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亡災矜禍臻鄙州州將殞

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五小隙以貽盟主日晏之憂賴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田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人下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以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為

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

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

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西英雄記云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

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眾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散

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

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

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飢餓困

偏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歸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也小沛布乃遣

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

敗走歸曹公曹公後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

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

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

出東征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一其妻

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

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

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

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

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辭受帝

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

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先主方食失匕箸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

也一農之威乃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神輯將軍吳子蘭

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獻帝起

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

李惟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

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

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

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神輯議先主據下邳靈等還

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

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視諸將有賓客酒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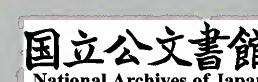
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關門既

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

可復留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

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眾臣松之案魏武帝遣

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



爲先主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

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魏書曰是時公方有

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

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曹公盡收其衆虜先主妻

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

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

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魏書曰備歸紹紹

父子傾心敬重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

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

將兵與辟等畧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

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救劉

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

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爲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

先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

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

表疑其心陰禦之九州春秋曰備住荊州數年嘗於表

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鞞肉生慨然流涕還

鞞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爲人不甚信用曾

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

出所乘馬名曰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有

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一躍三丈

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

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殊

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漢晉春秋

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能應之於後者則曹公南征表會表卒英雄記曰表病

此未足為恨也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爾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荆州備曰諸子自賢若其人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臣松之以為表夫妻素愛琮

拾適立庶情計久定無緣臨終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死乃聞之遂將其眾去過襄

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孔

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朱忠詣備宣旨是時曹公在宛備乃

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

亦耻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遺志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琮及荆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荆州臨

亡託我以孤遺齊信自濟吾所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典畧曰備過辭表比到

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晉鑿齒曰先主雖頭滿險

難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
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
者豈徒投膠撫寒舍蓼問疾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
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
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

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
大獲其人眾輜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

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
諸葛亮自結於孫權

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
子并令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
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今欲何至備曰與
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
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
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大郡兵精糧多

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吳連和
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

將為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往鄂權遣周瑜程普
縣即遣諸葛亮隨肅請孫權結同盟誓

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往
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請吳未

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
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日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

日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日有軍任不可得委署
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日彼欲致我我

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
瑜問日公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日三萬人備
日恨少瑜日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
等共會語瑜日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
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
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
飛俱未肯係瑜蓋為進退之計也孫盛日劉備雄才
處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清而
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
是吳人欲專美之辭

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

多死曹公引歸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

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為公

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

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輔決錄注曰

兆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廬江

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荆州

牧治公安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

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

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臣松之案魏書載劉備

軍之前尚未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故知蜀志為是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

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荆

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

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

可與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

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為別駕從事獻

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然則曰米賊張魯居

王巴漢為曹操耳目日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

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

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

聽曰益州民富疆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

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

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

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

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其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往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往海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

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吳書曰備

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濶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

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

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
 與孤本為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
 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
 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
 千其餘皆給半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血水曰吾為益州征
 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下居今積帑藏之
 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
 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
 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
 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益部耆舊
 雜記曰張
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
 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主簿楊
 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璋勅關
 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闚誦修以此益奇之

戊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
 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
 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
 其城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益部耆
 舊雜記
曰張任蜀郡人家世寒門少
 有膽勇有志節仕州為從事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
 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眾降先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
 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沂流定白帝江
 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
 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瓚
 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為先主所破

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鴈橋戰復敗命任亮
主關任之忠勇合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
主矣乃殺之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襲蜀丞相劉璋
先主歎息焉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
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
士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
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
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佐之
何為不濟也典畧曰趙戡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質
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為尚
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戡拒不聽卓怒召
戡欲殺之觀者皆為戡懼而戡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
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
害莫敢近者戡弃官收斂之三輔亂戡客荆州劉表以
為賓客曹公平荆州執戡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為
掾後為五官將司馬相國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
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

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
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
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羨又璋之
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
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荆州先主
言須得涼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
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
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
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荆

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
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界先主令張飛進兵
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
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
等入武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
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
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
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顛等曹公自

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
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
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
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
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
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
議中郎將臣射援三輔決錄注曰援字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婚祖
謝服為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令名改為射子孫氏
馬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
初三輔饑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為
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為廣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名
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軍師將軍臣諸
諸葛亮以援為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

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
 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
 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
 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
 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籍履國權
 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
 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
 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
 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
 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遇絕王命厭昧皇極欲

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
 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觀其機兆赫然憤發
 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
 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
 室大有閭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趙高使閭樂殺二世
 安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
 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
 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
 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被於漢
 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

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

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又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逾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厲翼鄭玄注曰庶衆也厲乍也

序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也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

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

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

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

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

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

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臬國難未已

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

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

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推爵號位高寵厚俯

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

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逾以寧社稷以報萬

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

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

白水關四百餘區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

權襲殺羽取荊州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

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

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

肅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叡純益州別

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

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
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耀度曰赤
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實號命曰天度帝
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
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
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
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
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一年中數有氣如旗從
西境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
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

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
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
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
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觀推揆期驗符合
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
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卽洪業
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
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弒溷
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
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

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識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
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
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
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清
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
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與於漢中也
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
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為
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識記咸悉

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枝身
世乾祇降祚聖安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
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識緯神明之表名諱
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
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
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
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
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
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
號曰武擔也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成
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阼為文曰惟
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
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

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以阻兵安忍戮殺
 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逾竊居神器
 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
 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
 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
 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
 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
 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
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勅荆州刺史斬冉絕使命
典畧曰備遣軍謀掾韓冉齋書弔并貢錦布冉稱疾
住上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
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

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臣松之以為先

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
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
憲章而載記闕
畧良可恨哉
 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

以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
 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
 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
 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
 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

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

嶺於夷道許交反猓亭駐營自猓音栢山通武陵遣侍中馬

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

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

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猓亭

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没先主自猓亭還秭歸收合離散

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

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

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

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

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

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

臨邛縣遣將軍陳曷音莠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為其親

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

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

三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

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

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

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

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惟賢惟

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

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

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途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

曾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

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

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

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

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

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

自永安還成都諡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葛洪神

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

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間以吉凶意

其不答而求帚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

手裂壞之又畫符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喜

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耻發病死衆人乃知其

其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

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

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

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

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蜀志卷三

主
容
百
而
味

蜀志卷三

晉陳壽撰

後主 劉禪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主立為王太子及即尊號冊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

唐德宗五年重修 蜀志卷三 傳

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傳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世子而已其

齒於學之謂也鄭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五月

後主襲位于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

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魏畧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

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及建安十六

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

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

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

軍備遺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

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

子初備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

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即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

政遂總內外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荆

州後主傳云初自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

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

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

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

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

時年始生及奔荆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

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

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畧之妄說

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

為太子

太傳

建興元年夏犍太守朱褒擁郡反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

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

謀反諸葛亮討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嵩欲以安之褒

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閭臣松之案以為房為褒

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奸惡斯殆妄

矣先是益州郡有大姓犍閬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

不賓越嵩夷王高定亦皆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

郎鄧芝固好於吳吳子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
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

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今巴郡故城是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諸葛亮集載禪三月

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差善積者昌惡積者
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易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
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惡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屠
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
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
下無主則我帝命隕於天下昭烈皇帝體明獻之德光

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
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不承天序補弊
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
矧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
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
有欲齊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
以益國用勸分務稽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
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劔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
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
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
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
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襲行天伐
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也昔項籍總一疆眾跨州
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
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充天人怨奉
持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
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主各遣
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請受節度大軍
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
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等而義莫

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
於靡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
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
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途順之數來請
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
子去般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
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
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悉相其
稱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
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
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
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

余者反

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
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甘
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
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
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

漢書春秋曰冬十月江陽

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此不能遠墮水死者以千數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

歲南夷劉曹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

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

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

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

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

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前

臣松之案前縣名也屬蜀郡音前

登觀阪看

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氏王符健及氏民四百

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

子子璿為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張嶷平定越嶲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

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

以尚書令費禕爲大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

軍王平拒與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

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

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

琬卒

魏畧曰琬卒禕乃自攝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等率衆降衛將軍姜維

迎逾安撫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

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

夷反車騎將軍鄧艾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

降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

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爲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殺于漢

壽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衆圍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衆出

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緜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

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鐘

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爲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胡

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爲魏大將軍鄧艾

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贊爲新平王大

赦

二十年閏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衆

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

宦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

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

王

三年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諡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衆出侯和爲

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眾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
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
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為炎興冬
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
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借緣蜀土斗絕一隅
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
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
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
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

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勅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
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來之惠全元元
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舍覆藏疾謹遣私
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印綬
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勅賜惟所裁之輿觀在近不
復縷陳是日北地王譙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
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譙怒曰若理
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皆城一戰同死社稷
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譙哭於昭
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
良與艾相遇於維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王隱蜀記曰
艾報書云王
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蓋天命去就
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

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憑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作功往代衝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卒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冲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有命勅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十斤錦綺絲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

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輿櫬自縛詣軍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諸公贊曰劉

禪乘驟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諸圍守悉

被後主勅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

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

既死蜀中軍眾鈔畧死喪狼藉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

東遷既至洛陽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

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

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為盛故孕

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

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

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

夏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

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

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

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
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
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歎
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幸遵舊
典錫茲玄牡苴以白茅永為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
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列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
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
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
張通並封列侯

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
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
若王謂賈克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此乎雖使諸葛亮
在不能輔之久全而况姜維耶亮曰不如是殿下何由

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類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卻
正關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直泣而答曰先人墳墓
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
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耶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
笑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蜀記云益曰
思公于殉嗣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為昏闇之
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
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
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
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
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
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備
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夫德不以小

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
 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
 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臣松之以為赦不
 妄下誠為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
 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為美談經載十二蓋何
 是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歿後延熈之號數盈
 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蜀志卷三終

蜀志卷四

晉陳壽撰

先主甘后

穆后

後主敬哀后

張后

劉永

劉理

後主太子璿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往小沛納以為妾先
 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值曹公

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偏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諡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毋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

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也其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諡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琬自隨遂為琬納后琬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春秋曰先主人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

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相

兵斷廷留太子乃得止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圍乎於是

納后為夫人習鑿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焉

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

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

偏而引前失以為譬非導其君建安二十四年立為漢

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

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

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位尊后為

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

后薨合葬惠陵孫盛蜀世譜曰壹係喬沒李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

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

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

社稷今以貴人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

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禮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

隨後主遷于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

乃自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席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

徒靖立永為魯王策曰少子永受茲膏土朕承天序繼

統大業逾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爲
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
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
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爲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
皓旣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
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
爲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
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
天命逾修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
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
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爲安平王延熙七年卒
諡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瑒王承嗣二十年
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
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
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
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
今常道今以璿爲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
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修茂質祗恪道義諮詢

典禮敬友師傳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修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亂於成都璿爲亂兵所殺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璿璿璿皆內徙值永嘉大亂于孫絕滅唯永孫玄奔蜀季雄傷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季勢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蜀志卷四終

蜀志卷五

晉陳壽撰

諸葛亮子喬

瑯琊 瑯琊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獻帝春秋曰初豫章

康熙二十五年重

蜀志卷五

傳

一

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請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
朝聞周術死遣朱皓代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
玄玄退屯西城時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
民反殺玄送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
躬畊隴畝好為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
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玄卒亮
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
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按崔氏
諸州平

太尉列子均之弟也魏畧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
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
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
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
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
饒士大夫遠遊何必故鄉邪臣松之以為魏畧此言
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為已言可謂未達
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
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
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
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
氏屢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况於
餘哉苟不慮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
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領方將頌贊宗傑以與
微繼絕克復為已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
此相如所謂賜鵬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
矣公威名建特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
在魏亦貴達

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襄陽記
曰劉備

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
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
孔明也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
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
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
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

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

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魏畧曰劉

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髦而言曰是何言與我

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
曰不及而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
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
備曰表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
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
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
備由此知亮有英畧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
如之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
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
怪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
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書
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
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
可以言未亮荅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

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
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
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
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
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
此別遂詣曹公魏畧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在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讎言白聖突面
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
立柱維縶之擊鼓以令於市酈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
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
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早躬
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
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荆州到
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荆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
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

蜀志卷九 傳 四

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遠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
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
庶後數年病卒有碑
在彭城今猶存焉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

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
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
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
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
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
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
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
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

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
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
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
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
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
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
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
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
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
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

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
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
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
先主并力拒曹公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
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
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臣松之以爲
袁孝居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至如此言則失之
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布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
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
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爲曹公所獲遇之甚
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
長乎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
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
實零陵先賢傳云
亮時住臨蒸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

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
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
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
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
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
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異有
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
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
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
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

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

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蜀記曰晉初

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

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為亮權智英畧有踰

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

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

為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冲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

難之如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劍百姓自君子小

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一章秦民知

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

上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

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

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

恩文法羈縻原立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

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

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

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

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

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

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已尋冲所述亮答

專曰有其能有遠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死必

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劍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劍為

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

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

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

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盜

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難

日凡為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

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

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

鮮有為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

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為魏竟是誰乎何其寂

爲而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
無聞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
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肱
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
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
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
業語曰弈者舉棊不定猶不勝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
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
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
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謗如非其
人不宜啓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僞之
辭非記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畧
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建興元
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

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

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

司空王朗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謂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昔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鑿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奔之功亦將偏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疆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逆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子多逞蕪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堯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解解爲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况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

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其秋悉平軍資

所出國以富饒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

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

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

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

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

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

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

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

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

紀粗定夷漢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

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

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

懈於內忠志之上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

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

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

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

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

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

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

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

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

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
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相
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
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
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
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臣松之案
劉備以建
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領
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
年時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

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

入不毛漢書地理志曰瀘惟
水出牂牁郡句町縣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

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

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

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

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

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

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郭冲三事曰亮屯
于陽平遣魏延諸

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
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

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備欲
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
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
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
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
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疆伏循山走
矣候選還曰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
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
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
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
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
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
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
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已才用之不盡也亮
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
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
善冲之言故以此書舉引皆虛 六年春揚聲由斜
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

舉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

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畧曰

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

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

亮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

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

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

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畧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

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

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物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

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

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

也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

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戮謖

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
 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
 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
 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
 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

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
 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
 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
 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
 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
 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
 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
 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此征宜先入南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奔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
 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
 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
 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
 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
 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
 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蒲腹衆難
 塞宵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
 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
 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
 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
 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冀湖
 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
 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
 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
 關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
 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
 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
 二分之二也常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

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
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之臣之未解六也夫
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
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
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
毀敗種歸蹉跌曹丕稱帝九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
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
也於是而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冬

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
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
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
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
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
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无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

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

父白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
告議者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
其盟好亮曰權有替逆之心又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
者求倚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
戍與之角力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
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比賊得計非
筭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
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比今議者咸以權利在
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推此皆似是
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越江
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
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
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比伐無東
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借
之罪未宜明也乃遣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
 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荆州入朝
 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
 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
 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郃宣王曰料前
 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
 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
 王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微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
 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
 王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
 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
 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
 而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
 戰因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
 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于於南圍自案中
 道回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一
 三千級衣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帝自征蜀幸長安

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劄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
 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謂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
 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或以賊衆強盛非
 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
 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
 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
 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
 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口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
 十殺張郃郃宣王一戰大尅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
 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帶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
 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出
 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一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
 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
 並不多載冲言知其乖刺多矣
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
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
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幸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或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馬所噉食不至數升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

于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慮嘔血一夕

曰亮卒于郭氏塢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畧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綠蜀人人入谷發喪故也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漢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自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馬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偏於

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

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

不便料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

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

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

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

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

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

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

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

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

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在孔

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在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在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冠去後在孔分墨四寸五分前在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在與等板方裏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在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在孔去下在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分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斲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在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

為亮立廟於沔陽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襲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

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筭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
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
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賔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
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
輒刪除復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
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
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
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
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
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

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以吳會權旣宿服
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二萬人以助備備
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
又西取益州益州旣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
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
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
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
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
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
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

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請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

有名於時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

有子求喬為嗣瑾啟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已適子

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明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

十五年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

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喬故攀還復

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一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

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

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

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

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

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

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

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

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

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瑯王瞻怒斬

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

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于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

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思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

軍而死

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

諸云京字行宗晉泰始起居法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為其子瞻歸難而死義天下之善士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為郿令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為官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從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

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

代焉案晉百官表董厥字維襄亦義陽人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

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

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中尚書

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

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孫成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為

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聞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二年蜀史常璩說長老云陳壽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

破之明年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

騎常侍使蜀慰勞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

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使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

於是發詔
治文焉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
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
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飭者雖輕必
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
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
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
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
畧非其所長歟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
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於牙腹心之臣
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為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
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

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知疑如此即以
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
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
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
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
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
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中安定三郡人及應之若
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
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
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疆弱是以疑而嘗之
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
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復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
能關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
能關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
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
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
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關也曰亮帥數萬之衆
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甃
圍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
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

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未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故所以勸其功也曰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用此賢者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册名於伊洛不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

建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井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能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典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鞶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關關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問其說荅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疆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

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俾達之才戒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圍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疆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立地廣狹人馬多少本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審審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榻表閭命大薄掾健爲李興爲文曰天子命我于汚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忠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載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驟擊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儘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臣所以三分我九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比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向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惟子入陣不在孫

吳本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下并齊龍又何秘要昔在顯天有名無迹執若吾儕良籌妙畫滅文既沒以言見辨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展茲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于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德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沒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觀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颺颺以髣髴與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王隱晉書云李興密之子一名安

志卷五終

工
來

蜀志卷六

晉陳壽撰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險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有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

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先主之襲殺徐

州刺史車冑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魏書云以羽領徐州而身

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

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大

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

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

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

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

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

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

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子傳

曰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殺羽不自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

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曹公知

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

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臣松

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寔曹氏之休美

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

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

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

中衆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在夏口飄颻江濱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爲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邪臣松之以爲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諧耳若爲國家惜曹公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寔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孫權遣兵佐先主之有乎既往之事故託爲雅言耳

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勲以羽爲襄陽大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顛亮知羽護前乃荅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

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惠梁邲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

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

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與魯曰

權遣使求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魯曰

忿其淹遲又自巳得于禁等乃罵曰貉子敵爾如使樊

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已僞手書以謝羽

許以自往臣松之以為荆兵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

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於艤艘之中

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

不語羽當往也若許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又南郡大守麋芳在江陵將軍

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

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

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蜀

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

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五十斤羽驚怖謂晃曰夫兄

是何言邪晃曰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

此國之事耳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

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

臨沮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

除之自取大患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

按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

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

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書不然然可以絕智者之口

吳歷曰權送羽首於曹蜀記曰羽初追諡羽曰壯繆侯蜀記曰羽初

公以諸侯禮葬其屍骸蜀記曰羽初子興嗣興

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

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

子以興庶子彝續封

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鄒代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爲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六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

戰顏荅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

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華陽國志曰初

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

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大

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

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迤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



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
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
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
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
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
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持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
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
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
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
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
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
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
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
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
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飛曰桓侯長子
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爲尚書
隨諸葛瞻於縣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
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
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遣屯郿後

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
 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
 龐惠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為
 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典畧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鄯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饒給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未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奸吏民王國等及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為軍行事典領部眾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河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饗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承等恐騰為已害乃交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承復乘東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始相親後韓遂與

相侵又更為讐敵騰攻遂遂走合眾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綱紀始弛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常璩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為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比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於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為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人因詔拜為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超既統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請鄴惟超獨留超既統眾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提曹公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眦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反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命渡慶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討

不得施曹公聞之曰馬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

見不死吾無葬地也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

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

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

涼州刺史肅康據冀城有其眾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

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敘梁寬趙衢等合

謀擊超阜敘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

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

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典畧曰建安

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

遂等凡十部俱友其眾十萬同據河潼潼建列營陣是歲

曹公西征與超等戰於河內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

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張

魯以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

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其小婦弟種留

種及超敗種先入漢中正旦種上壽於超超槌曾吐

血曰鬪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邪後數從魯求

兵欲北取涼州曾遣往無利又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

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韓昌奔往蜀是歲建安十九年也

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

典畧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

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旬而成都潰

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因以為前都亭侯山陽公載記

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

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以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

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突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
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
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也此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
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重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
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
超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
幾為關張所殺乎言不經地理深可忿疾也袁晞樂資
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

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
軍領涼州牧進封釐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
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
怨憤歸正反本暨于兵革九率服獯粥慕義以君信著北
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以君抗颶虺虎兼董萬里求民
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

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没上疏曰臣門宗二百

餘口為孟德所誅畧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

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諡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

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典畧曰初超

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

以董賜關圃以秋付魯魯自手殺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

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

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

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

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

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眾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
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
是歲先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
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
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
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
年卒追諡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為
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為先主主騎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為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請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

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詭譎未知孰是
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
明將軍也遂與贊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
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
而別雲辭曰終不肯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
與雲同床眠卧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
隨先主至荊州 及先主為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
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其夫人即後主
母也皆得免難遷為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荊州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執
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為偏將
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
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
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
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于博望生獲
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
明於法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先主

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
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
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
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

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

于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雲別傳曰益州既

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

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

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

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歸復業然後可役調得

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

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

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

山雲為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眾至勢屈遂前突其陣

且闕且却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

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

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

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插鼓震天淮以去弩於後射

且自來至雲營圍視非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

樂飲宴至曉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先主

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

則吳自服操身雖斃于丕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

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

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

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

吳軍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

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

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

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歛衆固守不至大敗

軍退貶為鎮軍將軍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

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送

何校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
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
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
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
七年卒追諡順平侯初
先主時惟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
禕荷國之重亦見諡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
歸國故復得諡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
追諡時論以為榮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
績既著朕以幼冲涉塗艱難賴恃忠
順濟於危險夫諡所以叙元勳也外議雲宜諡大將軍
姜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
法度功效可書當賜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
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
足以殞身謹按諡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
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諡雲曰順平侯雲子統嗣
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

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
飛義釋顏嚴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
息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
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疆擊壯猛並作爪
牙其灌滕之徒歟

蜀志卷六終

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
 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
 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
 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妹為魏黃門吏部郎
 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後郡
 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
 人怪而問之統荅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
 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
 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
 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

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

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

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

致遠也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斤行三百里

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治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

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

一日之長勸安其言而親之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襄貶不平以拔

似汝南樊子昭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

賈豎年至耳順退難守靜進能不苟濟荅曰子昭誠自

長幼貌潔然觀其車齒牙樹頰脰吐唇吻自非文休敵

音改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

荆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
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
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
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江表傳曰先主與魯肅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此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
亮並爲軍師中郎將九州春秋曰統說備曰荆州荒殘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爲本太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及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途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亮留鎮荆州統隨從
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旣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旣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疆兵據守關頭聞數有蔑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旣服將軍英名

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途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

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習鑿齒曰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爲本故信順以爲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

業負信違情德義具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龜何樂之有統懼斯言之泄宜知其君之必悟故衆中匡其失而不修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蹇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陸隆堂高從理則羣策必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大益私此過言自絕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臣松之以爲謀襲劉璋計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宴酣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魯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云君臣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爲流宕也進圖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爲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

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

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襄陽記曰林婦同郡

輔臣贊曹公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

顯其義節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直有清節高名三輔

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名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

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

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為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

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曰使觀朝吏會會

者數百人真於廳中闕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

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

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玄

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

廷尉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

父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為其州

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

相善材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

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

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畧密謀

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

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

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

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

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沂

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華陽

國志曰度廣漢人為州從事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

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

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

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

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

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

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果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

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萌本未必並

歸咎蒙耻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

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賤敬顧念宿遇瞻望恨恨

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

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于此耳今國事已

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

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

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

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

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疆

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

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
落雜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且
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
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
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
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
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二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
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
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
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上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

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
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
者十戶而入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
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
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
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維存亡之勢昭然可
見斯乃大畧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
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况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
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
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

反覆與今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為邦之要大道封墓式閭先王之

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邁高義冠世然後可以延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始為譽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秉直杖義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臣松之以為郭隗非賢猶以權計蒙寵况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未年有瑕而事不彰徹若不加以禮何以釋遠近之感乎法正以靖方隗未為不當而益以封墓式閭為難何其迂哉然則燕昭亦非豈唯劉翁至於友于不穆失由于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任於董卓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以文休為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中丞不為超越以此為取則苟爽陳紀之薦皆應擯棄於世矣

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

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疆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孫盛曰先主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凌肆嬖幸而籍其國柄者哉故顛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二十一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

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彙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人所教也臣松之以為蜀與漢中其由唇齒也劉主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畧未展正先發之耳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生誰不皆

然魏武以爲人所教亦豈劣哉此先主立爲漢中王以
蓋耻恨之餘辭非測實之常言也
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
流涕者累日諡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
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
每竒正智術先主旣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
耻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
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
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
正著見成敗有竒畫策策然不以德素稱也擬之魏臣

統其苟或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

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
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
先主乃曰孝直吾
與汝俱去遂退

蜀志卷八

七終

蜀志卷八

等陳 畫 撰

許靖

麋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蜀志卷八

傳

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旋
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
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尚
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為
南陽太守陳留孔伋為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為陳留太
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
兵還回京都欲以誅卓卓怒忿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
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
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怒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
相瑒又與伋合規靖懼誅奔伋

蜀記云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斷不忍守官

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權以濟其道

伋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

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
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
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踈親悉發乃從後
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
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
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
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
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

萬機論云翔字元鳳

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

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驚怯偷生自
竄蠻貊成閻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
欵密又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
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田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領
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
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歐閩
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瘠
荐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見孝真相見知足下
忠義奮發整勅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
悲且喜卽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

蒼梧諸縣夷越蠢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者

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

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爲

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

陳哉臣松之以爲孔子稱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其

識見安危去就所得所也許靖羈客會稽閭閻之士

孫策之來於靖何爲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

使尊弱塗炭百罹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

智孰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關庭

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
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趾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

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
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
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途節多所誅討想力競
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
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
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爲交州刺史見英志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
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
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
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
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衝罪

責入於喬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

警蹕

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詳虎賁所出也

今日足下扶危

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
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
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
出於口卽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卽社
稷用寧行之失道卽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
姓之命繫於執事自華及夷顛顛注望足下任此豈可
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志舊惡寬和羣司
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

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
勤勩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重為民自愛翔恨靖之
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後劉璋遂使使
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為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
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個儻魂璋有當世
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其才學稱聲問著於州里劉璋辭為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願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遊作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唇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彼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而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荊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

咸聞其名遺書與商叙致殷勤許靖號為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為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脩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於官許靖代之山陽公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敦為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先主為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天沒欽子游景耀

中為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歆

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為公輔大臣

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魏略王朗與文休書

曰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

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况悠悠

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

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

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

里加有邇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托舊情於思想眇

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

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

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

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奉拳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

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

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

感夫子之情聽每叙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

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

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為朕

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

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

名馬貂鬣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

瀾情愔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

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

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

槍恨有懷細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

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

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

瑞之總集覩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耀之青烟于

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

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

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遠聽延頸

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

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

名然後綬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

地之艱辛樂酒酣讌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從筆

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

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

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瞻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河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偽號事受命之大魏容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勳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叙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彌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上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緊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貨產鉅

億

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

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親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

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從事謙物自中而火大發

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來先主

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

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

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羸郡太守

曹公

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羸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偏將軍糜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羸郡太守撫慰吏民

竺弟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為左

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爲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爲比芳爲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爲從事

鄭玄傳云玄薦

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

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

袁紹將適荆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

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爲秉忠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荆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爲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

臥語無所爲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
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
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
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
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遂隨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
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
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
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逾折以辭
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卽對曰一拜一起

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
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
五人焉

秦宓字子勅廣漢縣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
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
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
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
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
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己
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

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
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
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
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食
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
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
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
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
事聘士揚厚寃極圖籍游學
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
治中別駕終不久去舉孝廉茂才太尉載辟除博士公
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屬節高
選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獨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

玄纁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
安七年李門人慕仰為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
所長宓日記人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
之善忘人之過

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下和銜玉以耀世宜
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
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
可拔夫何銜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為良輔不以是時
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于隴畝之中誦顏
氏之箴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
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樂無憂為福
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

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爲嚴君平李弘立祠
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
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
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
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
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
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
士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
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
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

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
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
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
戰國從橫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
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弘宓報
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
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
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
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
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觀野

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

臣松之案書

魯定公無善可稱必謂之賢者淺學所未達也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

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誘權乎哉

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

穎乎宓荅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

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

劉向七略曰孔子二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一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

篇接輿行且歌論四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糴

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

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

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

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已者乎

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

何以文為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

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茅

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宴談宓臥如

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

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

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為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

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

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簿手版也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

於小草民請為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

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

東并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為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聆響

而興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

山郡是也帝王世紀曰繇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巳上

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昔堯

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為民除害生

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

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

蜀記曰三皇乘祗車出谷口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

未詳宓所由知為斜谷也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遂巡無以復答益州

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

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

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

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眾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

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

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

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

卷之八
傳
三
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
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
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
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
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
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
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
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
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
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

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萬機論

將口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孫將取之孫乾簡

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

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

矣

蜀志卷八終

蜀志卷八終

